

中国古代植物纹样的象征性

孙 晔

(南通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摘 要:中国古代植物纹样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体现了中华民族用图表意的思维方式。通过对中国古代纹样象征性寓意的分类,分析了古代不同社会阶层对植物纹样的喜好,以及赋予植物纹样的不同寓意。中国古代植物纹样的象征性内容与植物的自然生态特征、植物名称的读音,以及神话传说、宗教相关联。基于对植物纹样的实例研究与分析,阐述了植物纹样的多种运用形式,不同的运用组合具有不同的寓意,这种不同的组合形式广泛地运用在建筑物、器物、织物、民间工艺等人造物的装饰中,并仍然影响着现代人的装饰思维。

关键词: 中国古代;植物纹样;象征性

中图分类号: J 51; K 89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1928(2016)02-0228-05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Plant Pattern in Ancient China

SUN Ye

(School of Textile and Clothing,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Plant pattern in ancient china has a wide range of symbolic meaning, reflected the think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paper studi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plant patterns symbolic implication, analyzed the different preferences of plant patterns in different social class in ancient China. Factors that affect plant patterns symbolic include: natural ecological habits, plant name pronunciation, and religion, myths and stori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plant pattern design examples,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different combination forms of plant designs and their different implications. Different symbolic meaning of plant pattern is widely used in creation of adornment, such as buildings, crafts, textile, folk art, etc, and still influences the thought of modern decoration.

Key words: ancient China, plant pattern, symbolic

“象征”是“用具体的事物表现某种抽象概念或思想感情”^[1]。所以“象征”是建立一种联系——具象与抽象、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联系。中国古代植物纹样在这种联系中起到了一个桥梁作用。梳理中国古代的植物纹样,有着共同的特点:能成为装饰图案的植物,大多具有某种特殊的属性或特征,而非仅仅是具有视觉上的美感。也就是说植物纹样在视觉形式上满足了悦目的需要,就精神层面而言更满足了一种非物质的情感需求。

关于植物纹样的象征性研究,一般在古代吉祥纹样里与其他纹样一起被笼统地介绍。而对于植物纹样的研究,目前除了有一般层面的介绍与描

述,也有对植物纹样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特征的发展历程的系统研究^[2],以及不同题材的植物纹样专题研究。文中试图把植物纹样的象征性作为一个专题,通过对植物纹样的实例研究与分析,系统地阐述植物纹样的组合形式、象征寓意,及其文化内涵。

1 中国古代植物纹样是象征性的文化符号

1.1 体现了民族的思维方式

中华民族具有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就是习惯于使用象征手法^[3]。用于象征的事物和被象征的概念并没有性质上的联系,只是在某点上使人产生

收稿日期:2016-02-07; 修订日期:2016-03-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15AG004)。

作者简介:孙 晔(1970—),女,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服饰文化。Email:sun.y@ntu.edu.cn

联想^[4]。自然中的植物如果能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并与精神上的某种期盼相关联，这种植物就会被赋予某种象征性的内涵，这种植物的纹样也就成了一种图形语言。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用图形表意的民族。植物纹样在中国古代表现的不是作为自然物象的植物本身，而是抽象之后的理念对应物，是直指理念本体的象征符号。因此以植物为题材的纹样也就不仅仅是以装饰为目的，而且具有了更为广泛的含义，成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这种图形语言的表达方式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民族的特殊思维方式，是人类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物化形式。

1.2 体现了民族的集体意识与传统观念

独特的思维方法成就了赋予生命力的植物纹样，这种生命力就来自于植物纹样视觉形态背后的精神寓意，因此中国古代植物纹样是“有根的，并且是有心的”^[5]，是观念意识的载体之一，传达精神世界的内容。

中国古代植物纹样作为人类创造活动的产物，它涉及到许多有关人文的因素，蕴涵了民族文化的众多理念和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是指经过长期沉淀而形成的共同认知，这种认知被个体无意识地接受与服从，体现了民族的价值取向。植物纹样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文化符号，体现了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对完美人格的共同认知，以及对社会秩序的认可，因此被广泛地运用在传统的装饰领域。

2 中国古代植物纹样象征性寓意分类

2.1 吉祥的象征

《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成玄英·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徵。”^[6]“吉祥”是人类的意识追求，也是植物纹样的普遍象征意义，这种普遍的吉祥植物纹样在民间流传甚广。“图必有意，意必吉祥”，体现了百姓对生活寄予的美好愿望，寓意单纯而质朴，具有强烈的功利内涵。“喜（喜鹊）上眉（梅）梢”、“富贵（牡丹）平（瓶）安”、百（百合）事（柿子）如意（灵芝）。植物纹样在民间的吉祥象征趋向主要有：祈求长寿、祈求子嗣、祈求富贵功名、祈求平安喜悦。民间的这种直率、单纯与天真的思维方式，无不体现了对未来寄予的希望与渴望。也因此使植物纹样成为风俗习惯中某些陈设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祝寿中有桃，嫁娶中有花生、枣、莲子、凤凰、牡丹等。

2.2 品德的象征

每个民族的艺术都是与他们的文明共同成长的，各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不尽相同，因此对花卉植物的赞美和喜爱也不完全一致。以花卉植物为原型的装饰艺术，处于中华民族的特定文化氛围之中，不可避免地成为观念意识的对象产物，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意识。

儒学思想对传统文化发展、民族心理与性格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儒家强调哲学、伦理、道德须处于和谐统一之中。它的核心是关于人的完美、人的义务的思想，并将人的完美和义务与忍耐自觉性的提高密切结合起来。它试图树立一个完美的人格标准，强调人性、人道及人格。因此，植物纹样中也就蕴含了象征品德修养的思想，使植物纹样具有了人格主义倾向与特征。香草喻美人，松竹喻人品，兰莲喻君子。花卉草木，因人而活，因人生义。这种观念下的中国植物纹样，不仅具有审美观赏的形式意义，而且直接具有了人格的意义。

中国的文人历来注重对自身品行的修炼，对花卉植物的欣赏与喜爱，也体现为对自身的要求与对照。屈原的《离骚》中就有用不同的花卉形容不同的人格品行，当植物的自然特征与人们的审美追求相一致时，那么植物所代表的就不是植物本身，它是人格理想的象征，而对花卉植物的表现就是对人格理想和道德的表现。杂剧《渔樵闲话》云：“那松柏翠竹皆比岁寒君子，到深秋之后，百花皆谢，惟有松竹梅花，岁寒三友。”^[7]“松竹梅”因为傲霜耐寒而有了“岁寒三友”的美称，常被文人用来引喻自己的为人品性。“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亭亭净直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8]这里《爱莲说》中描写的是莲，喻的是为人的标准。“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毁其节，身虽殒，名可垂竹帛也”。^[9]这是关云长败走麦城时，表现的豪迈气概，同时也体现了玉、竹带给人们的人格想象。中国古代这类的诗文很多，流传甚广。丰富多彩的古代植物纹样便迎合了历代咏花咏草的诗句，代表人格品性的植物因此被广泛运用，诸如梅、兰、竹、菊、松、柏、莲等，已成为传统装饰的常见题材，广泛地融入了居家装饰的风俗之中。

2.3 等级、地位的象征

人们对于植物的喜爱是普遍的，然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于植物的喜爱都有各自的深层缘由，都给予了某种希望的象征。对于统治者而言，植物也是可以作为有等级之分的视觉媒介的，并赋予权利、财富、地位的象征，人为地将植物纹样等级化、

制度化。

代表皇帝最高权利的十二章纹,历代只有皇帝能够服用,其中一章为“藻”,“藻”是生命力旺盛的水中浮萍,质地洁净,象征随遇而安,求得兴旺发达的生存观。对十二章纹的运用有严格的规范,“藻”的纹饰只有帝王、诸侯、卿和大夫可以使用,平民的服装是不能纹饰的。

元代还有以花卉的大小来确定官品尊卑的,《元史·舆服志》:“百官公服:一品紫,大独科花,径五寸,二品小独科花,径三寸,三品散答花,径二寸,无枝叶,四五品小杂花,径一寸五,六品七品绯罗小杂花,径一寸,八品九品绿罗,无文。”^[10]《金史》也有记载:“公服:三师、三公、亲王、宰相一品官服大独科花罗,径不过五寸;执政官服小独科花罗,径不过三寸;二品、三品服散搭花罗,谓无枝叶者,径不过半寸。”^[11]这些服饰的制度,使植物花卉成为社会等级秩序的视觉体现,也影响了官民对象征尊卑权贵的大小缠枝花的追求与向往。

3 中国植物纹样象征性关联的因素

自然界中的植物品种繁多,人类已知的植物中,并非所有的都能有幸成为图案世界的一员,尤其在古代(对图案的精神内涵提出了普遍要求的时期)。中国古代的纹样象征性对植物提出了非视觉上的要求。文中试图分析植物与象征性的内在关联,换言之,什么因素让植物图案具有了象征意义。

3.1 与植物自然生态习性的关联

任何一种植物都有其特有的自然生态习性;或是视觉上的形与色;或嗅觉上的味;或功效上的作用等。借用植物的生态习性,充分地欣赏理解,并与进一步的想象、期望的相联系,予以理想化、性格化、人格化的内容。就会有诸如这样的象征含义:竹子的挺拔与中空象征人格的正直与虚心;艾叶特殊的香味与药用功效成为端午节的驱邪之物,后又演绎出崇贤嫉恶,高尚道德的寄寓,而成为八宝图中八宝之一。当植物的某些自然属性与人类向往的或是期待的或是需求的达到某种契合时,就会赋予这种植物象征性,来满足人们追求理想、幸福的心理需求,最终成为直指本质的符号。《爱莲说》中这样比喻:“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12]

具有品德象征的植物图案大多与植物自然特性有关。松柏挺拔常青,象征坚贞不屈,万古常青的气概;荷花纤丽挺拔,出污泥而不染,象征纯洁与高雅、清静和超然;柳象征灵活顽强,体态婀娜;枫

象征火红刚烈,保持晚节等,这些象征性的内容都与植物自身的生态习性有着直接的关联。

3.2 与植物名称读音的关联

古代植物图案象征性很多与植物名称的读音有关。汉语耐人寻味,读音相同,意思不同的词汇很多,因此利用汉字同音或近音的条件,用同音或近音字来代替本字,而产生辞趣,这就是所谓的“谐音”的运用,谐音的语言现象在民间可谓广泛而深入。“大多数谐音象征,都以建立两种事物之间的积极联系为导向。”^[13]植物的名称读音中就有很多与吉祥词汇相同或相近的发音,比如“百合”(百年好合)、“莲子”(连生贵子)、“百事如意”(柏枝、柿子和如意)、“和合万年”(百合、万年青)、“事事大吉”(柿、桔)、天地长春(天竹、地瓜、长春花)、杞菊延年(枸杞、菊花)等,从读音中讨个吉利,其象征的内容也就同时孕育而生。象征性与植物名称读音的关联是植物纹样表现的重要主题。

3.3 与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宗教的关联

还有部分植物纹样的象征性来源于神话故事,如民间传说中王母娘娘蟠桃园的蟠桃三千年结果一次,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因此桃就有了长寿的寓意;再如典型的传统吉祥纹——盛满鲜花的花篮,源于每年农历三月三王母娘娘寿辰的蟠桃会,百合、牡丹、芍药、海棠四仙子采花与麻姑同往祝寿,也就有了花篮庆贺吉祥的寓意。传统纹样暗八仙中的花篮则代表八仙中的蓝采和,因蓝采和的手执物是装满宝物的花篮。“蟾宫折桂”比喻应考得中,源于神话中月亮里的桂花树,所以桂花有考中的寓意。原始的彩陶、汉画像砖以及近代民间剪纸中常见的生命树,与传说中的神树扶桑有关。

有的植物纹样的象征性与宗教有关。如在佛教中,莲花因出淤泥而不染,象征解脱的过程与最终的修成正果;菩提树象征觉悟,与释迦佛在菩提树下觉悟是分不开的。另外,暗八仙中也有荷花的造型,代表的则是八仙中的何仙姑。

4 中国古代植物纹样象征性的运用形式

4.1 单独成纹

单独成纹指以一种植物纹样为造型内容,形成完整的图案形式。如颐和园藏明永乐·青花缠枝莲纹梅瓶^[14]、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北宋白釉剔花牡丹纹盘口瓶^[15]等上面的纹样都是独立成纹。通过采用对称、平衡、重复的表现形式,单独的或连续的

构成完整的造型。

4.2 组合成纹

相对于单独成纹的运用形式,还有组合成纹的形式,就是将不同的题材与植物纹样组合运用,形成各种象征意义的图案。如:五只蝙蝠围绕寿桃的

造型,构成“五福捧寿”的吉祥寓意;芙蓉、桂花、万年青的组合,寓意“富贵万年”;柿子、灵芝的组合,寓意“万事如意”等。文中从植物纹样组合的题材对植物纹样的运用形式进行分类,并列举其在器物、织物、建筑物,以及民间工艺上的运用,具体见表 1。

表 1 组合成纹的植物纹样运用形式列表
Tab.1 Combination of plant patterns by using examples

组合题材	内 容	象征寓意	实 例
植物与植物的组合	松、竹、梅	岁寒三友	明·青花三友纹盘 ^[16] (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藏)
	梅、兰、竹、菊	四君子	南通传统蓝印花布纹样 ^[17]
	玉兰、海棠	金玉满堂	清同治·永庆长春粉彩海棠尊 ^[18] (颐和园藏)
	石榴、桃、佛手	三多图(多子多福多寿)	琵琶襟刺绣坎肩 ^[19] (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藏)
植物与动物的组合	瓜、蝴蝶	瓜瓞绵绵 (子孙昌盛,或寓意丰收)	河南尉县窗花瓜瓞绵绵 ^[20]
	蝴蝶、花卉	蝶恋花	蝶恋花刺绣枕顶 ^[19] (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藏)
	桃、蝙蝠	福寿双全	清·大红雕漆镶玉仙桃捧盒 ^[18] (颐和园藏)
	梅花、喜鹊	喜上眉梢	清雍正·青花喜上眉梢花鸟图玉壶春瓶 ^[21]
	牡丹、凤凰	凤穿牡丹(幸福与光明)	清·粉彩凤穿牡丹纹绣墩 ^[22] (河北省民俗博物馆藏)
	莲花、水藻、鲤鱼	连年有余	明初·青花莲塘鱼藻梅瓶 ^[16] (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藏)
	葡萄、松鼠	葡萄松树 (多子多福,或寓意丰收)	清光绪·松鼠葡萄纹碗 ^[16] (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藏)
	万年青、大象	万象更新	民国·胡家芝剪纸 ^[23]
	荷花、鸳鸯	鸳鸯戏荷(夫妻和合)	
	松、鹤	松鹤延年	剪纸松鹤延年 ^[24]
植物与物件 (或景物) 的组合	牡丹、花瓶	平安富贵	清·塑绣博古袍 ^[25] (赤峰博物馆藏)
	荷花、灵芝、盒	和合如意	南京剪纸 ^[26]
	花卉、花篮	庆贺吉祥	清康熙·青花花篮纹盘 ^[16] (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藏)
	梅花、冰纹	梅花香自苦寒来	清·剔彩冰梅葵瓣式捧盒 ^[27]
植物与人物的组合	莲花、童子	连生贵子	晋南刺绣荷包 ^[28]
植物与文字的 组合	莲花、“喜”字	喜事连连	明代绛红织金妆花喜字串枝并蒂莲妆花缎 ^[29]
多种题材 的组合	扇子、宝剑、鱼鼓、拍板、 葫芦、花篮、荷花、萧管	暗八仙(长寿、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黄绸暗八仙祝寿纹怀挡 ^[30]
	桃子、寿字、蝙蝠、三多图	福寿双全	清同治·粉彩满花磁盘 ^[18] (颐和园藏)

4.3 创新再造纹

这一类纹样的形态是主观创造的,具有一定的客观依据,并形成一种程式化的意向造型。如宝相花的造型,就是莲花、牡丹、菊花的特征组合,佛的庄严形象称为宝相,宝相花象征着圣洁、端庄、完美。宝相花常见于建筑石刻、敦煌壁画纹饰、器物装饰。再如:番莲花,一种花朵类似莲花的藤蔓造型。颐和园藏清同治·储秀宫青花番莲花大盆^[18],就是由缠枝番莲纹缠绕蓬心莲花构成,构图饱满均匀,体现了圆满连绵的文化特征。

5 结 语

象征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表现手法。象

征作为中华民族艺术的一个突出的表现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植物纹样的鲜明特征之一,它不仅体现为视觉形象,同时也与精神理念相对应,是具有文化意义的符号。中国古代植物纹样具有普遍的象征意义,主要表现为吉祥、品德、等级的象征。这种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象征性植物纹样依赖于一定的社会人文环境。现代人对植物纹样的装饰性追求大于对象征性的追求。植物纹样的等级象征在历史发展长河中逐渐被过滤,具有吉祥意义的植物纹样在民间艺术中仍然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还保留着植物纹样精神层面的意义。如民俗节日、婚庆中,植物纹样的装饰还是要讨个吉利的,这种对美好生活的积极向往态度是没有时代差别的。

古代植物纹样的象征性将持续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只是这种影响已逐渐带有了时代的印记。

参考文献:

- [1] 夏征农. 辞海[M]. 1999 年版缩印本.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1335.
- [2] 张晓霞. 天赐荣华:中国古代植物装饰纹样发展史[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
- [3] 祁庆富. 中国吉祥物研究[C]//苑利. 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物质民俗卷.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15.
- [4] 张道一. 吉祥文化论[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86.
- [5] 张朋川. 序——云想衣裳. 花想容[M]//张晓霞. 天赐荣华——中国古代植物装饰纹样发展史.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3.
- [6]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2013:139-140.
- [7] 涵芬楼印行. 孤本元明杂剧(二五)[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41:112.
- [8] 陈长喜. 中国历代名文赏读(下)[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645.
- [9] 罗贯中. 三国演义[M]. 长沙:岳麓书社,1986:407.
- [10] 宋濂. 元史(第七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6:1939.
- [11] 许嘉璐. 金史(第一册)[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740.
- [12] 陈长喜. 中国历代名文赏读(下)[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645.
- [13] 周星. 汉族民俗文化中的谐音象征[C]//苑利. 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物质民俗卷.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303.
- [14] 隗丽佳. 颐和园藏慈禧太后文物精品欣赏(上)[J]. 收藏家,2015,229(11):28.
WEI Lijia. Excellent cultural relic of the empress dowager cixi collected by the summer palace[J]. Collectors,2015,229(11):28. (in Chinese)
- [15] 李晔. 登封窑瓷器装饰艺术[J]. 收藏家,2015,224(6):15.
LI Ye. The decorative art of dengfeng porcelain kiln[J]. Collectors,2015,224(6):15. (in Chinese)
- [16] 李智瑛. 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藏中国青花精品[J]. 收藏家,2015,227(9):29.
LI Zhiying. The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of China in Berlin East Asian Art Museum[J]. Collectors,2015,227(9):29. (in Chinese)
- [17] 江卓. 南通蓝印花布的历史和现状[J]. 中国民间工艺,1987(3):80-82.
JIANG Zhuo.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condition of Nantong painted cloth[J]. Chinese Folk Arts and Crafts,1987(3):80-82. (in Chinese)
- [18] 隗丽佳. 颐和园藏慈禧太后文物精品欣赏(下)[J]. 收藏家,2015,230(12):54.
WEI Lijia. Excellent cultural relic of the Empress Dowager Cixi collected by the Summer Palace[J]. Collectors,2015,230(12):54. (in Chinese)
- [19] 崔荣荣,张竞琼. 近代汉族民间服饰全集[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70.
- [20] 吴良忠. 中国窗花[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69.
- [21] 秋水. 香港春拍阴晴不定,行情回暖依旧遥远[J]. 文物天地,2015,288(6):108.
QIU Shui. The in-and-out Hong Kong spring auction, the faraway market recovery[J]. Cultural Relics Word,2015,288(6):108. (in Chinese)
- [22] 王丽平. 端庄秀美,坐赏两用——河北省民俗博物馆藏明清瓷绣墩赏析[J]. 收藏家,2015,226(8):21.
WANG Liping. Appreciation porcelain drum-shaped stool collected at Hebei folk museum[J]. Collectors,2015,226(8):21. (in Chinese)
- [23] 叶浅予. 关于民间美术的一封信[J]. 中国民间工艺,1987(3):26-27.
YE Qianyu. A letter about folk arts[J]. Chinese Folk Arts and Crafts,1987(3):26-27. (in Chinese)
- [24] 连德林,袁升科. 吉祥剪纸·寿诞篇[M]. 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12:65.
- [25] 秦博. 赤峰博物馆藏三件清公主袍服[J]. 收藏家,2015,227(9):29.
QIN Bo. Three pieces of princess robes of the Qing Dynasty Collection at the Chifeng Museum[J]. Collectors,2015,227(9):29. (in Chinese)
- [26] 劳梧. 南京剪纸[J]. 民间美术,1985(1):37.
LAO Wu. Paper-cuts(Nanjing,Jiangsu)[J]. Chinese Folk Art,1985(1):37. (in Chinese)
- [27] 雷焕昂. 漆雕盛宴,众乐之乐——曹其镛夫妇珍藏中国古代漆器特展[J]. 收藏拍卖,2016,138(3):60.
LEI Huanang. Special exhibition of lacquer from Cao Qiyong donation[J]. Collection Auction,2016,138(3):60. (in Chinese)
- [28] 孙建军,王金华. 晋南刺绣荷包[J]. 民间美术,1990(7):24.
SUN Jianjun, WANG Jinhua. Small embroidered bag (Southern Shanxi)[J]. Chinese Folk Art,1990(7):24. (in Chinese)
- [29] 王宝林. 南京云锦[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147.
- [30] 任万平. 普天同庆-清代万寿盛典展(下)[J]. 收藏家,2016,232(2):19.
REN Wanping. Wanshou shengdian exhibition of Qing dynasty[J]. Collectors,2016,232(2):19. (in Chinese)

(责任编辑:邢宝妹)